

驶向现代文明的吕梁乡土交响曲——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

□ 程建军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这首男女声对唱歌曲如同一曲动人的乡土交响曲,奏响着时代变迁的最强音。这首歌以“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为主线,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劳动与爱情、艰辛与欢乐编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代赞歌。

文化符号与时代缩影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这一意象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在过去,大车是农村最主要的运输方式,车轮碾过的不仅是崎岖的山路,更是劳动人民的汗水与希望。而“小面包”的出现,则标志着农村生产力一次质的飞跃。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工具的更新换代,更折射出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在这首歌中,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完美的融合。“山道那个弯弯”的古老歌声中,透出了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而“压一压那小喇叭乐得妹妹笑”的欢快节奏,则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种新旧交替的意象组合,生动诠释了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轨迹。

音乐语言的情感表达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的旋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它吸收了传统民间音乐的养分,又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歌曲的节奏明快流畅,仿佛车轮滚滚向前,给人以强烈的动感和进取精神。

在情感表达上,这首歌达到了劳动与爱情的高度统一。“哥哥开车妹妹卖票”的分工合作,展现了劳动的乐趣;而“有心把你亲一口又怕人家笑”的羞涩表白,则传递了爱情的美好。这种双重叙事视角,让听众在感受劳动喜悦的同时,也能体会到爱情的甜蜜美好。

创作背景与艺术特色

1. 创作背景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的词作者靳佩荣先生和曲作者兰德臻先生都是长期扎根于基层的吕梁民间艺术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中国北方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靳佩荣先生深受时代鼓舞,他通过实地采风,深入了解吕梁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最终提炼出了“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歌曲主题。

兰德臻先生在谱曲时,则将地方戏曲元素与现代音乐技法巧妙融合。他从山西梆子、陕北民歌、河曲二人台等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并将其融入歌曲的旋律之中,使整首歌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不失现代感。

2. 歌词解析

歌词中“山道那个弯弯,满山山的那个绕哟”等句式,采用了中国传统民歌中常见的叠字手法,增强了语言的韵律感和画面感。这种语言风格不仅贴近农村生活的真实场景,也让听众感受到一种质朴而深厚的情感。

此外,歌词中的对话形式如:

“哥哥我开车妹妹卖票”,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感染力。通过这种男女之间简单的互动沟通,创作者成功地展现了劳动人民之间的默契与温情。

3. 演奏技巧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在演奏技巧上也具有鲜明的特点。主歌部分以缓慢的节奏描绘出山间蜿蜒的道路和驾驶员的辛劳,虚词部分则通过快速的节奏和明亮的旋律,表现出了劳动带来的喜悦与成就感。

伴奏采用民族乐器与电声乐器等现代乐器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音响效果。这种中西合璧的编配方式,既保留了歌曲的乡土特色,又赋予了它更为强烈的时代感。

4. 传播范围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这首歌曲高亢悠扬,百听不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流行,传播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等北方数省。新时代以来,此歌经陕北民歌小夫妻组合(杨涛、贺艳娜)等许多民间歌手演唱,唤起了无数人强烈的回忆与共鸣,迅速红遍全网,显示了经典歌曲强大的生命力。

社会心理学的深层解读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成功塑造了新型农民形象。他们不再是传统印象中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充满智慧和进取心的时代建设者。这种形象的重塑,对于提升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歌曲中展现的爱情观也极具时代特色。它既保留了男女之间传统爱情的含蓄与羞涩,又体现了现代青年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种价值观的融合,反映了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思想观念的变革。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

小面包》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它不仅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记录时代变迁的文化印记。

在这首歌中,我们听到了爱情的脉动,更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它告诉我们,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也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变革。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正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赶大车的哥哥开上了小面包》不仅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吕梁地方文化史诗,它让我们看到了吕梁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也让我们对吕梁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电视剧《幸福草》观后感

□ 李芙蓉

热播电视剧《幸福草》以“菌草之父”林占熺为原型,主要讲述由研究员黎长欢(郭涛扮演)带领的中国菌草技术团队在异国他乡进行菌草种植、产业培育、技术推广,并帮助巴马拉人民走向富裕的艰辛历程,展现了菌草技术“在全球落地生根”的故事。

本来,黎长欢已经准备退休,计划带着妻子出去旅游。结果,菌草团队的领队黎长安(黎长欢的六弟)在出发前因公殉职。悲痛之余,黎长欢毅然决然地接过了援助巴马拉的重担。为此,妻子失望,女儿愤怒。技术员郑伟龙,因爱人不理解他的工作,选择离婚,并要抢夺儿子的抚养权。年轻小伙黎翰,刚刚把女朋友调回他的城市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现在又过上了两国分居的日子。李春华虽然是个单身汉,却远离故土,不能在年事已高的父母跟前尽孝。他们四个人舍小家顾大家,不远万里奔赴他国,犹如巴马拉土地上的一场春雨,一道曙光,一片绿叶,用行动和爱心诠释着奉献和担当。

释着奉献和担当。

团队四人初到巴马拉,生活环境苦不堪言,没有电,自己发;没有菜,自己种;没有铡草机,自己用刀切。这些对他们来说,还不算什么。最让他们苦恼的是没有适宜种植菌草的土地。每到一处用铲子刨去,下面全是岩石。当大家气馁时,黎长欢鼓励道:“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成长,都需要一个曲折的过程。”后来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比较肥沃的土地,只是来回要趟过一条宽阔的河流。面对湍急的流水,李春华乐呵呵地说:“每天干活汗流浃背,过河就算我们洗澡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每一位观众,有人留言“为他们落泪”“向他们致敬”等。他们总能在苦中找到乐趣,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与挫折,始终能够坚定信心和勇气,想出办法去应对。正如黎长欢所言:“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好害怕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种植菌草的地选好了,却是杂草丛生,茅草长得有一米高。仅凭团队四人的力量

很难开发出来,他们通过玛莎雇佣了当地的一些劳工来帮忙。第二天,到了地头才发现,来的都是女人,有年近半百的,有年轻气盛的,就是没有一丁半点男人的影子。他们诧异地问玛莎:“都是女人,这怎么干活?”玛莎回答:“我们这里几千年来都是女人干活,男人从来不干。”不仅如此,部落之间频发冲突也影响着菌草技术的推广。一次,瓦伊部落和维索部落大打出手,研究所秒变救护站,受伤民众一个接着一个被抬进来,狼藉满地。好几次,黎长欢化身和平使者要去调解矛盾时,女儿芷薇为他的安全着想,不断劝阻,黎长欢严肃地说:“外交无小事。”事实证明,唯有合作互助,友好往来,才能走出贫穷的困境,实现和平发展。

幸福草的花语是“幸福的开始”。黎长欢团队就像幸福草一样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哪怕遭遇九九八十一难,也“总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中国人绝不能当逃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